

§ 東遊記(2)/希臘理性世界的邊緣/色雷斯



公元前 515 年的色雷斯(Thrace)地區位於巴爾幹半島東南部（今保加利亞、希臘東北部、土耳其歐洲部分及羅馬尼亞東南部），是一個由多個獨立部落組成的文化區域，尚未形成統一王國。色雷斯在當時是明確的非希臘世界，被希臘人視為純粹的蠻族之地，其語言、宗教和社會組織與希臘城邦截然不同。

馬其頓(Macedonia)與色雷斯接壤，此時的馬其頓王國規模不大，是被色雷斯欺負的對象。

畢達哥拉斯前往色雷斯，在當時的希臘人看來，是深入了異域蠻荒。

§

當畢達哥拉斯離開皮耶里亞，沿著內陸河谷北行時，他所踏入的已不再是任何一張清楚標示於希臘人地圖上的世界。

群山逐漸後退，地勢舒展成起伏的草原。風掠過長草，如同某種巨大生物的呼吸，低沉而連續。這裡沒有城牆，也沒有白石砌成的神廟；臨河而生的木屋散落其間，圓形圍欄像尚未完成的幾何圖形，被隨意擺放在土地之上。



人們稱自己為馬其頓人。

但畢達哥拉斯很快意識到，他們與南方的希臘人只在名字上相連。

他們的語言粗礲而直接，神祇的名字混雜——宙斯與古老的山靈在同一場祭儀中被呼喚；酒被視為祝福，而非失序。

某日黃昏，他在一處河灣停下腳步。牧民正在為一名年輕戰士舉行葬禮。屍身未入土，而是披覆獸皮，安置於木台之上；女人們圍火歌唱，旋律單調而反覆，節拍不守比例，卻讓人胸腔隱隱震動。

就在火光最盛時，一名鬚髮蓬亂的歌者走入圓圈。

他的歌聲高低無序，彷彿拒絕任何衡量，卻直接穿過理性，觸及靈魂深處。

畢達哥拉斯第一次清楚地感到：聲音本身，能撕裂秩序，使靈魂短暫地離開自身的邊界。

那歌者自稱來自色雷斯山林，是追隨奧菲斯之道的人。

「靈魂不是被身體囚禁，」他說，「而是被遺忘遮蔽。酒、歌與黑夜，能讓它想起自己曾是什麼。」

畢達哥拉斯沉默良久。

他想起自己在奧林匹斯山上的苦修——比例、節制、沉默，忽然明白：節制之外，尚需一次迷狂，才能知道節制的邊界。

數日後，他隨一支商隊進入更北的丘陵。

這裡已被視為色雷斯地界。

夜幕降臨得比南方更快。道路彎曲，林木逼近，空氣中混雜著濕土、松脂與發酵蜂蜜酒的氣味。就在馬其頓與色雷斯交界的丘陵間，火把稀疏，邊界本身像是一種猶豫不決的存在。

那一夜，風忽然靜止。

優媞婭先停下腳步。她的身形在暗影中微微顫動，水色的光澤沿著肌膚流轉，赤足立於苔石之上。

白雪從岩後走出，長髮如霜，眉眼帶著不屬於人世的嬌憨與警惕。她踏過碎石，石子卻不發一聲。

畢達哥拉斯沒有發問。

他明白，這不是為了取悅，而是邊境的規則。



林中傳來低沉的鼓聲，像心跳，又像某種古老的召喚。

影子在火光之外浮現——鹿首人身的行者、脊背隆起的黑影、皮膚刻滿符痕的巫侶，以及那些無法命名、只在月影間蠕動的存在。

一名色雷斯巫侶停下腳步，目光在畢達哥拉斯與兩名少女之間游移。

他低聲說了一句話，語氣介於敬畏與試探之間。

優媞婭直視對方，水色的眼眸毫不退讓。

白雪則貼近畢達哥拉斯，指尖冰涼，帶著近乎任性的佔有。

巫侶舉起雙手，後退一步。

他所看見的，不是旅人，而是被山林與精怪承認之人。

鼓聲退去，風重新流動。畢達哥拉斯尚未走出三步，腳下的土地忽然塌陷成圓——不像陷阱，更像一口被遺忘的古井。

地面在他腳下變得柔軟，如同活物的背脊。

「這不是攻擊，」優媞婭低聲說，「是詢問。」

地底傳來節奏：三短，一長；再三短，一長。

比例。不是數字，而是秩序的骨架。



樹根翻動，一具由鹿角、熊軀、人臉與蛇尾拼湊而成的古老守門者自土中升起。它的雙眼空洞如洞穴，額骨幾乎貼近畢達哥拉斯。

下一瞬，他感到自身被攤開。

學說、名聲、修行、恐懼、野心——一切被抽離、打亂，比例崩解，秩序失位。他的膝蓋一沉，幾乎跪倒。

白雪忽然靠近，語氣帶著笑意與不容拒絕的親暱：

「你平時不是很會站嗎？」

這不是嘲諷，而是一條通往人世的線。

畢達哥拉斯沒有重建秩序，也沒有召回比例。他只是站直身體，讓混亂在體內流動，卻不支配他。

怪物歪頭，彷彿在觀察。隨後，它緩緩退回地底，土地重新合攏，如夢初醒。

怪物退回地底後，林間一時無人說話。

直到火堆旁，那名色雷斯歌者低低地笑了一聲，像是在對誰，又像是在對土地本身。

「你們南方人，總以為神明會說話，會辯論，會要求獻祭。」他以生硬的希臘語說道，語氣卻沒有譏諷。「但在這裡，祂們只衡量。」

畢達哥拉斯轉向他。

歌者用木杖點了點腳下的土地。

「那不是野獸，也不是神。是邊界長出來的東西——用來看看，誰只是路過，誰真的準備好了。」

「準備好什麼？」有人低聲問。

歌者沒有回答，只是看了畢達哥拉斯一眼。

「準備好在失去一切依憑時，還不急著逃，也不急著控制。」

他頓了頓，又補了一句：

「多數人，會想打。少數人，會想解釋。「你只是站著。」

火光映在他佈滿皺紋的臉上。

「所以它讓路。」

§

夜祭在更深的林中展開。人們飲用蜂蜜酒，圍火起舞，步伐凌亂而反覆。

畢達哥拉斯沒有飲酒，只以觀者之身立於圈外，卻在鼓聲與足踏聲的重複中，感到時間被拉長又折疊——如同一列失去終點的數。

他在心中記下這一經驗：

若萬物皆有數，那麼迷狂，也必有其隱秘的秩序。

臨別時，那名色雷斯歌者再次出現，將一枚刻有旋紋的骨片交給他。

「這不是護符，」他說，「只是提醒。當你向更遠的東方行去，別忘了一—

有些真理不是用來理解，而是用來承受。」

畢達哥拉斯收起骨片，繼續北行。

他已不再完全屬於南方的希臘，也尚未屬於任何東方國度。正是在這片馬其頓與色雷斯交界的曠野中，他第一次學會與未知並肩而行。